四書輯釋

孟子

朱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去聲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卿東漢京兆人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韓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負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

通攷

吳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殁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三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於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

知孰是也

○發明曰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也元年閔即湣字伐燕一事史記以爲齊閔王十年丁未蓋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爲齊閔王元年通鑑以爲宣王十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爲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邾比謚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畏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爲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諱齒事遷之閔王爲是孟子謂爲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云

通攷 金履祥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晁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文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文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尊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諸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爲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削下城將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爲伐燕難擬戰國策亦當

一以孟子爲是說有戰國策之可據乎又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反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從子容反衡與橫同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爲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名愈字退之諡文公唐鄧州人○文集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一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發明曰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曰字以爲非孔子作朱子曰要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峯刊之毋庸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會此意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荀子名況戰國時趙人楊子名雄漢蜀郡人○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文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語錄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途解上說下來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去聲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

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音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文集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答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文字者就文字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補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爲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序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先則反路孟子辭而闢之廓苦郭反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

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朱

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去聲此

也發明曰自云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難辭抑揚中之抑只着向無孟氏二句辨轉而斷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通鑑】後漢南蠻傳云衣裳斑斕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明之聲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平声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習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皆得以奮發於道義而無暴棄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蓋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甸於甚處。曰。但以孔子

之言比之便可見如字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覺軒蔡氏曰聞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持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温潤含蓄氣象所以爲賢人有温潤含蓄氣象所以爲聖也其理一也○發明曰英氣甚害事蓋責賢者備之辭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或問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盍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眞知性之爲善而不疑耳○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只爲者其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身齊家治国平天下更有工夫在歐陽永叔名脩廬陵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章圖纂括總要

林隱程復心子見學

孟子問答弟子

孟子

樂正克	季孫	彭更	屋廬連
公孫丑	子叔	萬章	滕更
孟仲子	高子	公都子	盆成括
充虞	徐辟	咸丘蒙	
陳臻	陳代	浩生不害	

此圖依古註編述而集註所釋季孫子叔不知何時人浩生不害盆成括並不稱弟子只滕更言來學而桃應明稱弟子古註又不述姑俟考證

○孔子專言仁

以理言只是一生生 仁

春	生意之生	仁	仁之本體
夏	生意之長	禮	仁之節文
秋	生意之收	義	仁之斷制
冬	生意之藏	智	仁之分別

○孟子兼言義

以氣言只是一陰陽 仁義

東 南	溫厚之仁氣	禮	仁之著
西 北	嚴凝之義氣	智	義之藏

四端之性。孔子只言仁以專言者言之也。朱子曰。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又曰。仁是箇生底意。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貫通於其中是也。孟子兼言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

義字蓋一心之中仁義禮知各有界限而仁義兩字又是箇大界限如造化流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是也故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天地之義氣也言仁義則禮知實在其中禮又是仁之著知又是義之藏也

張子天道性心之名

天	道	性	心
氣體無迹	氣化有形	以有形氣	理靜兼該
由太虛有是名	由氣化有是名	合虛與氣遂有是名	合性與知覺有是名
中涵至理	莫不載道	具無迹理	氣動皆知

此以上就造化說

此以上就人說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出張子太和篇詳見孟子盡心章集註 太虛無迹只是一氣而理寓焉其爲天之形體不過是積氣恁地蒼蒼茫茫初無形質其中升降動靜感遇聚結却無非理此由太虛有天之名才說天便是說理朱子訓蒙絶句曰氣體蒼蒼故曰天其中

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語錄又曰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圈子下面氣化便是陰靜陽動上面太虛是氣涵無迹之理下面氣化則理附有形之氣氣既成形形而爲人故莫不有當然之道如君臣有君臣之道父子有父子之道無這君臣父子則無安頓此道理處此由氣化有道之名也此以上乃是說造化之所以然人物之所從始若其下說性與心却是就人上論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理與氣合生此人物人物得之遂成此性此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也故朱子訓蒙絕句又曰謂之性者無它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真性之所有仁義禮智渾然皆理却不成是死定無用之物故其氣之虛處有許多聰明視聽作爲運用是謂知覺由靜而觀仁義禮智具於其心而爲性體由動而觀聰明知覺發於其心而爲情用此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也朱

子絕句又曰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由斯出故主吾身統性情天也道也性也心也皆一理也其妙於無迹者則言天其托於有形者則言道其賦予於人者則言性其存主於人者則言心知此則張子之名義可知矣

○又張子天道性心之說

張子所謂云云者自然之理未離於氣故由太虛有天之名也陰陽迭運天理流行故由氣化有道之名也大虛理也非氣無所縣陰陽氣也非理無所本合虛與氣而後有性之名蓋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猶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性純乎理知覺雜於氣純乎理則仁義禮智之粹然雜於氣則知覺運動之蠢然合理與氣而有心之名所以當養天理之正而察人欲之幾也程子曰心有疑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朱子曰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孟子言仁心義心是心之統乎性也又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心之統乎情也張子所謂心統性情是也切謂兼理氣以言心則純粹之中不可不矯其揉雜之氣統性情以言心則定靜之中不可不謹其發動之情然四端理之發則體用之相貫七情氣之發則善惡之相反不可不審也

○天地氣質之性

天命

天地之則謂之性

性

人稟

孟子謂性善謂才可以爲善程子謂性之本謂極本窮源之性謂万物一源皆天地之性也聖者能性之

孔子謂性相近告子謂生之謂性程子謂才有善不善氣質之性所禀之性皆氣質之性也學者求反之

右所論天地氣質之性。如天命之謂性。性即是理。此原有生之初渾然一本之性。然有不同者。物所受爲性。性托於氣。故有既生之後。散位萬類之性。多有不同者。然不同純乎理。故名天地之性。有不同雜於氣。故名氣質之性。然非天地之性自是一性。而氣質之性又自一性也。天地之性實不離乎氣質之中。所以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此性之所以相近也。不善者反是。此習所以相遠也。(前面孔孟及告子程子所說分明自定天地氣質之性了却得張子說出明白)學者求化其所以爲氣質者。而善復其所以爲天地者。則由於勉心忍性之功。(此性字是氣質之性)以進於存心養性之地。(此性字是天地之性)其果不善乎

○又天地氣質之說

天地之性。天之所與我以生者。氣質之性。生而爲氣所拘者。歷

考經傳之中所以言性者多矣自張子之有是言也而後性之說始定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以氣質之性言也夫子不能不言之者論性不論氣不備故也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此以天地之性言也孟子所以極言之者論氣不論性不明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性不自立依氣而形形既生矣氣或拘之故得其氣之正且明者性亦隨之而正與明得其氣之偏且昏者性亦隨之而偏與昏此所以為氣質之性也然氣質之性實天地之性而氣之偏正昏明者不能不間之耳非又別有一性也苟能學以知之則偏者可正昏者可明未有不復吾天地之性者所謂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是也夫既有是性則有是情子思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論情之發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自是本然天地之性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此論情之接於氣質之性者也至論其才則亦有不同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此論才之本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才本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此論才之出於氣質之性者也孟子於問性而答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論者或曰情不無善惡才固有賢愚也孟子之言不幾戾乎噫此所以必原張子天地之性而後可以明孟子之情之才之善也況告子之謂性無非以其禀於氣者而言孟子析而辨之則無非以其命於天者為說是以於情於才雖或言之少異而其本末嘗不同也故嘗論之情不離性動而後見才不離性用而後知仁之性具矣動之則為惻隱之情用之則親親仁民皆其才也義之性具矣動之則為羞惡之情用之則事君敬長皆其才也此

所以其情可以爲善也此所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雖然情者性之動然必有形生焉而後動可見也才者性之用然必有氣合焉而後用可知也梏於形則情或有不善者矣拘於氣則才或有不善者矣然則孟子程子之言果有異乎學者不以天地之性本無不善自有而必加省察矯揉之功又不以氣質之性終或不善自疑而益致勉修克治之力若然則戒謹恐懼以至於必愼其獨而吾所謂省察矯揉之功果至矣擇善固執以至於弗得弗措而吾所謂勉修克治之力果盡矣中庸之所謂學張子之所謂善反不在茲乎

○論心統性情

寂然不動爲性

心　統性　統情

感而遂通爲情

未發之性		已發之情	
稟木之秀	具愛之理	惻隱之心	仁之端
稟火之秀	具敬之理	恭遜之心	禮之端
稟金之秀	具宜之理	羞惡之心	義之端
稟水之秀	具別之理	是非之心	知之端
稟土之秀	具實之理	誠實之心	信之端
爲心之體		爲心之用	

所謂心統性情者言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於其秀而五性具焉於其動而七情出焉凡所以統會其性情者則心也故其心寂然不動爲性心之躰也感而遂通爲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斯言當矣心統性故仁義禮智爲性而又有言仁義之心者心統情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心不統性則無以致其未發之中而性易鑿心不統情則無以致其中節之和而情易蕩學者知此必先正其心以養其性而約其情則學之爲道得矣

○論形氣心理偏全

局於氣稟
五臟各備一理
各得其偏

肝之神　有仁之理
肺之神　有義之理
心之神　有礼之理
腎之神　有知之理
脾之神　有信之理

本於虛明
一心自備五性
獨得其全

惻隱心　爲仁之端
羞惡心　爲義之端
辭遜心　爲礼之端
是非心　爲知之端
誠實心　爲信之端

五臟局於氣稟氣以類配形故木之氣爲肝之神有仁之理金之氣爲肺之神有義之理火之氣爲心之神有禮之理水之氣爲腎之神有

知之理。土之氣爲脾之神有信之理。此五臟所以各具一偏之理也。
五性具於心。心以虛會理。故具仁之性而成惻隱之心。具義之性而
成羞惡之心。具禮之性而成辭遜之心。具知之性而成是非之心。具
信之性而成誠實之心。此一心所以自備五常之性也

○論五常不必言健順

氣 妙合

木之行
火之行
土之行
金之行
水之行

均陽之氣
均陰之氣

理 眞靜

仁之性
禮之性
信之性
義之性
知之性

均健之理
均順之理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
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
因其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以爲健順仁義禮
知之性。或問二子之說有言五行五性而不及陰陽健順者。有兼陰
陽健順而言者。切謂朱子之說推明天地造化之原而不離乎陰陽
者。故其於人也。聚之本陰陽之氣流於五臟則爲水火木金土之行

人得之本健順之理具於一心則爲仁義禮知信之性此宋子必兼陰陽健順之說也程子之說只從人但五行之秀說起蓋人以五行爲主而木火之秀即陽氣之流金水之秀即陰氣之流言五行而陰陽便在其中者也性之五常仁禮即陽之理義知即順之理言五性而健順便在其中者矣朱語錄曰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此可見言五行不必言陰陽之說

○論四端不必言信

正二三月爲春屬木	土寄旺十八日	肝（四部輕重之中皆爲脾脉）	仁信有此仁
四五六月爲夏屬火	土寄旺十八日	心	禮信有此禮
七八九月爲秋屬金	土寄旺十八日	肺	義信有此義
十十一十二月爲冬屬水	土寄旺十八日	腎	智信有此智

四端之性異於五行之氣而論五行之造化則正二三月爲春屬木四五六月爲夏屬火七八九月爲秋屬金十十一十二月爲冬屬水惟土無正位寄旺四季每季旺十八日其在人則土爲脾而四部輕重之中皆爲脾脉又爲信而四端所具之理皆

爲實理故言四端不必復言信也

○盡心說

朱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能盡其心是知此性知此性即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人之所由以生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人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旦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五行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不動心問答

公孫丑問不動心

加齊卿相 — 任大

由此霸王 — 責重

以任大或不無疑惑
責重或不無恐懼

孟子[illegible]不動心

四十彊仕

道明

德立

以道明則自不疑惑
以德立則自不恐懼

不動心有道

北宮黝不動心

不膚撓
不目逃
不一毫挫

無嚴

此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

孟施舍不動心

視不勝
猶勝也

無懼

此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

曾子不動心

雖褐寬不惴
千萬人吾往

自反

此篤學之士以循理為主而不動心

告子不動心

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

猶可

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

不可

此堅忍之士以固執為主而不動心

孟子不動心

我知言
我善養氣
無疑懼

此任大之人以道義為主而可不動心

右孟子所引數子各心有所主者故其心皆不動然非道明德立而自然不動心也不過強制之尔惟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為得其要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四十不動心則道明德立之時也知言則道所以明養氣則德所以立詳見後圖

孟子告知言

道　明

辭	四者相因言之病也	心之失	四者相因心之失也	其害
詖辭	四者	蔽	四者	生於其心
淫辭	相因	陷	相因	害於其政
邪辭	言之	離	心之	發於其政
遁辭	病也	窮	失也	害於其事

此因言之病而知心之失又知其為政事之害如此

孟子言養氣

德立 浩然 盛大流行

至大 所以盛大

至剛 所以流行

此氣之體段

以直 無害

此論氣由理生

塞乎天地

此善養氣之效

勿正 不可預期

勿忘 不可失養

勿助 不可妄作

此謂氣因欲生理不可逆

無益 有害

忘則無益 助則有害

此謂不善養氣之病

配義 與道

此謂氣由理行

無是 餒也

此不善養氣之病

是集義 集則事无不合

非義襲 襲則偶合

此論氣所由生理所以行

不慊於心 則餒

不足故不充躰

此謂當養氣之所由

○告子人俞都孟子性辨

告子性猶杞柳之說

性猶杞柳義猶桮棬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此如荀子性惡之說

○子將戕賊杞柳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此謂如告子之說則是性本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

孟子折告子之說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此見人性本善必順之無有不善也。

告子性猶湍水之說

性猶湍水也決東則東決西則西人性之無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此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夫水可使過顙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此折告子之說以見性本無惡因反之而後為惡也

告子生之謂性之說

生之謂性

此以人物之知覺運動言蓋指其得於氣者告子言性之誤皆根於此

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此告子所以有是說

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全哉此孟子所以非其說

告子食色性也之說

仁內也

食色性也

義外也

此以人之知覺運動為性故以人之甘食悅色則謂其性而遂謂仁愛生於內義由乎外

彼長而我長之猶彼白而我白之故謂之外也

白馬之白無異人之白長馬之長無異長人之長與

以彼長言則是由彼之長故不得不長之告子所以指義為外

以長言之則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孟子所以折義之非外

告子公都子義外之說

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故謂之外

此告子義外之辨

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此孟子義內之言

鄉人長於伯兄則敬兄酌則先酌鄉人彼叔父則敬叔父弟為尸則敬弟果在外非由內也

此告子義外之辨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與

此公都子義內之言

公都子問性善不善之說

性無善無不善

此告子之言即生之謂性也食色之意與後來張子謂氣質之性之說

性可為善可為不善

文武興民好善幽厲興民好暴

此或人之言即告子湍水之說

性有善不善

堯有象瞽有舜紂有微子比干

此或人之言即韓子三品之說

後皆非與

此言為氣質之下說兩說栝分善惡

公都子問性善之說

性善

此孟子之言即後來程子言性之本極本窮原之意與張子天地之性之說

乃若其情可以為善若為不善非才之罪

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知我固有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以情言其良知以其情可以為善者以才言其良能此只是為不善非才之罪

秉彝懿德

此見天地之性情與才皆其本然之善者

形色天性

形　耳目鼻口皆謂之形

色　一顰一笑皆謂之色

天性　凡視聽顰笑之間皆有至理天性即理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四端性體

仁：心之德 愛之理

義：心之制 事之宜

禮：天理節文 人事儀則

智：辨是與非

四端

仁之端：○惻 傷之於外　○隱 痛之於中

禮之端：○辭 辭使去己　○讓 推以與人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体段說其發爲愛之理則仁也心之制是就義之全体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万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凡事之來皆有个宜處便是義故程子有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不如此說則未免有義外之見天理之節文理以內言人事之儀則事以外言節而後有則文而後有儀節有等級則即以此爲準文如升降揖遜儀則以此爲飾其實儀則所以爲節文也

朱子曰四端八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隱是痛之深惻然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遜者遜以與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然氏亦以朱子之說推之惻者傷之發於外也隱者痛之於中也惻隱辭讓羞惡

情體之圖

義之端

○羞 恥己之惡

○惡 憎人之惡

智之端

○是 知其善

○非 知其惡

每端兩字有內外人己之分惟是非一端則兩字皆在內而照乎外蓋仁義禮皆在內而外接乎物惟智則獨在內而外照乎物也○四端朱子云端如絲之緒要逼出端乃尾也若自性言則此端為首自情言則此端為終二義自不相礙

性品氣品之別

上品清明之氣無物欲之累則為聖中品清明之氣未為純全不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為賢

性品無二

性善

仁 義 禮 知

氣品有三

上品清明

性分所有 非有增益

堯舜之聖是樣子

中品清明 不無物欲

篤信力行 可為堯舜

下品昏濁 蔽於物欲

自暴自棄 則為下愚

顏子以下是樣子 丹朱之不肖是樣子

下品昏濁之氣又為物欲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本无二也

○人物所性同異

人物同得是氣以為形亦同得是理以為性但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只此為少異耳惟君子知自存其性所以異於禽獸庶民則自滅其性所以與禽獸無異聖人之所以大有異者則又生知安行不待存之而自存者也

以人物之本同言

形生
理賦

氣以成形理賦此為性此人物之所同也

以人物之少異言

人：得氣之正此性具全

物：得氣之偏其性不全

以君子言

此言君子閑邪存誠而不失其初者所以異於禽獸

存之

以庶民言

此言庶民知誘物化自滅天性者所以與禽獸無異

去之

以聖人言

此大舜生知安行不待存之而自存之也

明庶物

察人倫

由仁義

○人心操舍存亡

以可存不可亡言

得於本然
無有不善

(息)

嘗欲存之
不可放失

以出入存亡言

或夜而存或晝而亡
故無定時或存在內

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

或放在外故莫知其鄉
惟操則存舍則亡也

以亡尚可存言 | 以存復易亡言

未與物接無往
不善雖有亡者

日夜所息

亦必復萌此旦
氣所由可見也
既與物接莫匪
不善其有存者

旦晝所爲

亦隨以亡雖夜
氣不足以勝矣

知天事天

盡心以下是(知)之事所以造其(理)也

盡心 大學知至之謂

存心 居處恭與執事敬之謂

知性 大學物格之謂

養性 戒謹恐懼之謂

知天 天道流行之謂

事天 存順沒寧之謂

夭壽不貳 知天

修身以俟 事天

立命

(此智之盡)

存心以下是(仁)之事所以履其(事)也

(此仁之至)

鄉遂總圖


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
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酇五百里二千五百鄰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二十六
六遂主農
六鄉主敎
國中
塾庠州序
序
【補】鄉以近於內遂以遠於外內者謂之民則以禮義爲主故鄉大夫待之以敎法外者謂之甿則以功事爲主故遂大夫蒞之以政令
【補】說文閭里門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門塾坐父師少師於此所以敎之學也
【補】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之間鄉射尊于賓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也

塾庠序圖

宧音怡室東北隅也

亦作突

窔烏叫反室東南隅也

屋漏室西北隅也

奥室西南隅也

房　宗寢　房

階　階

東夾室　此堂序　中霤室　序　西夾室

戶　扆　牖

東序　東廂　西序　西廂

東楹　序端　廟堂　西楹　序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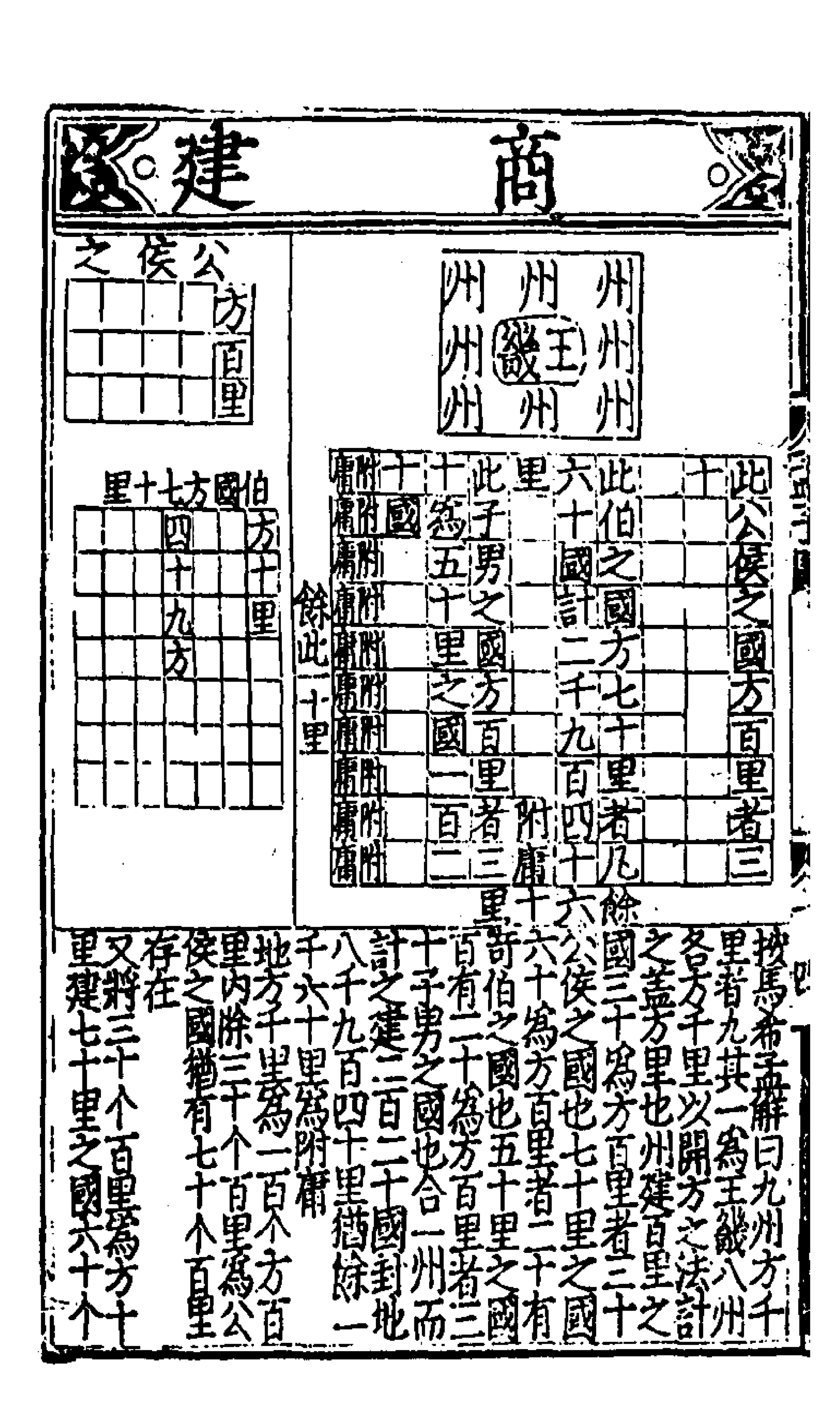
東坫　堂廉　西坫

阼階　碑　西階

堂塗　庭　內霤　堂塗

東塾　東塾　內門　外門　棖　楣　闑　棖　門門　內外　西西　塾塾

廟閎外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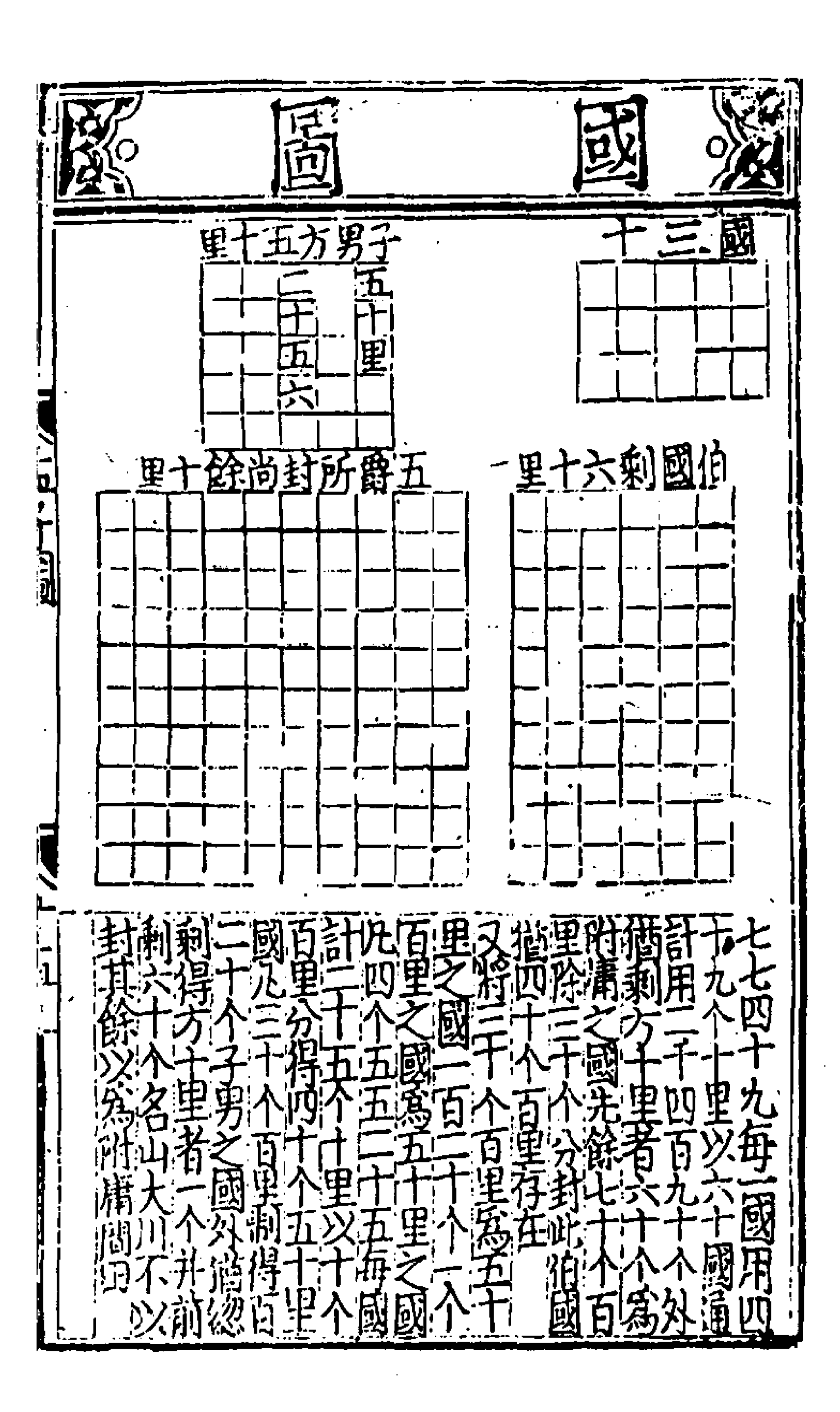


按馬希孟解曰九州方千里者九其一爲王畿八州各是方千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方里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有奇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子男之國也合一州而計之建二百二十國封地八千九百四十里猶餘一千六十里爲附庸

地方千里爲一百个方百里內除三十个百里爲公侯之國猶有七十个百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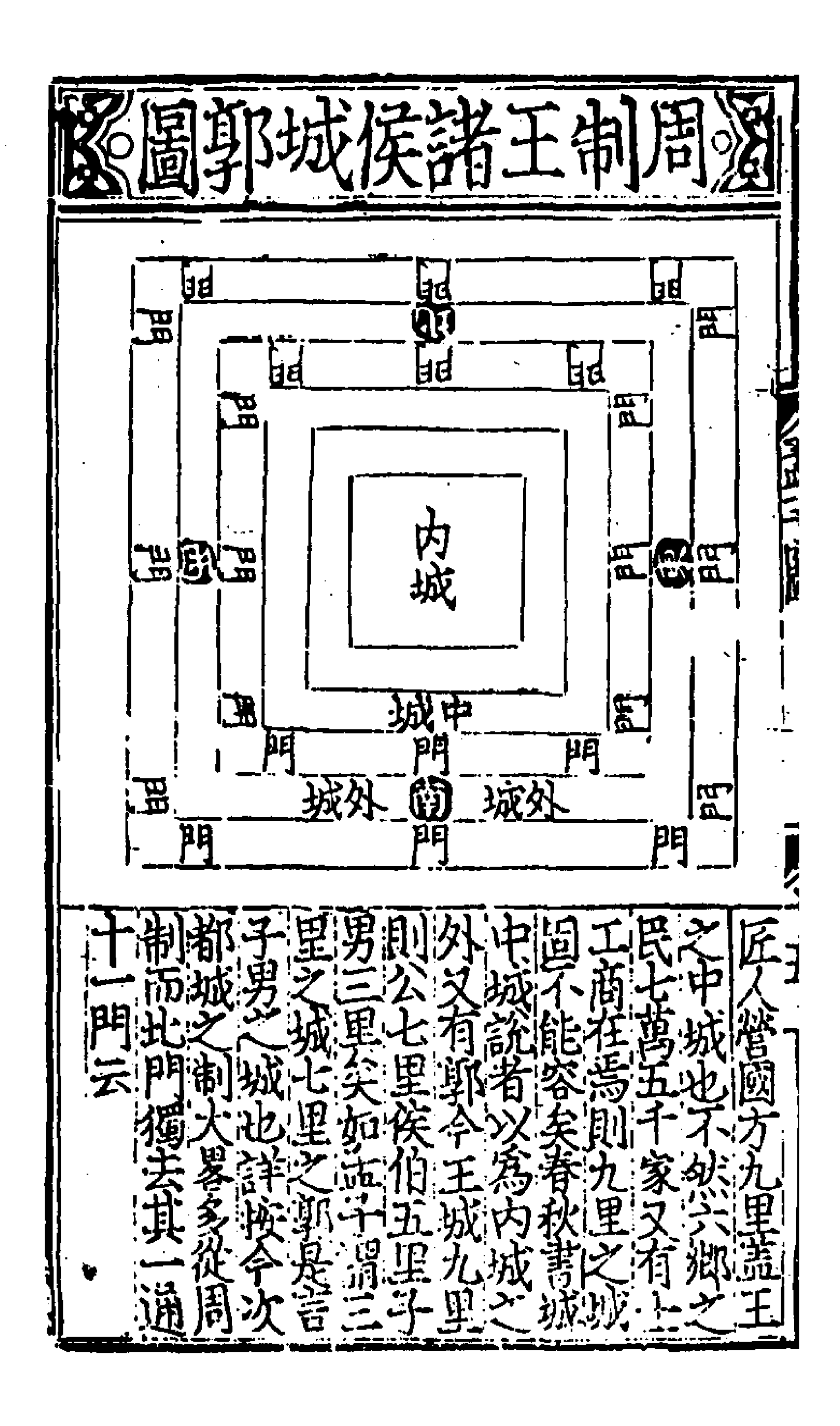
又將三十个百里爲方七里建七十里之國六十个

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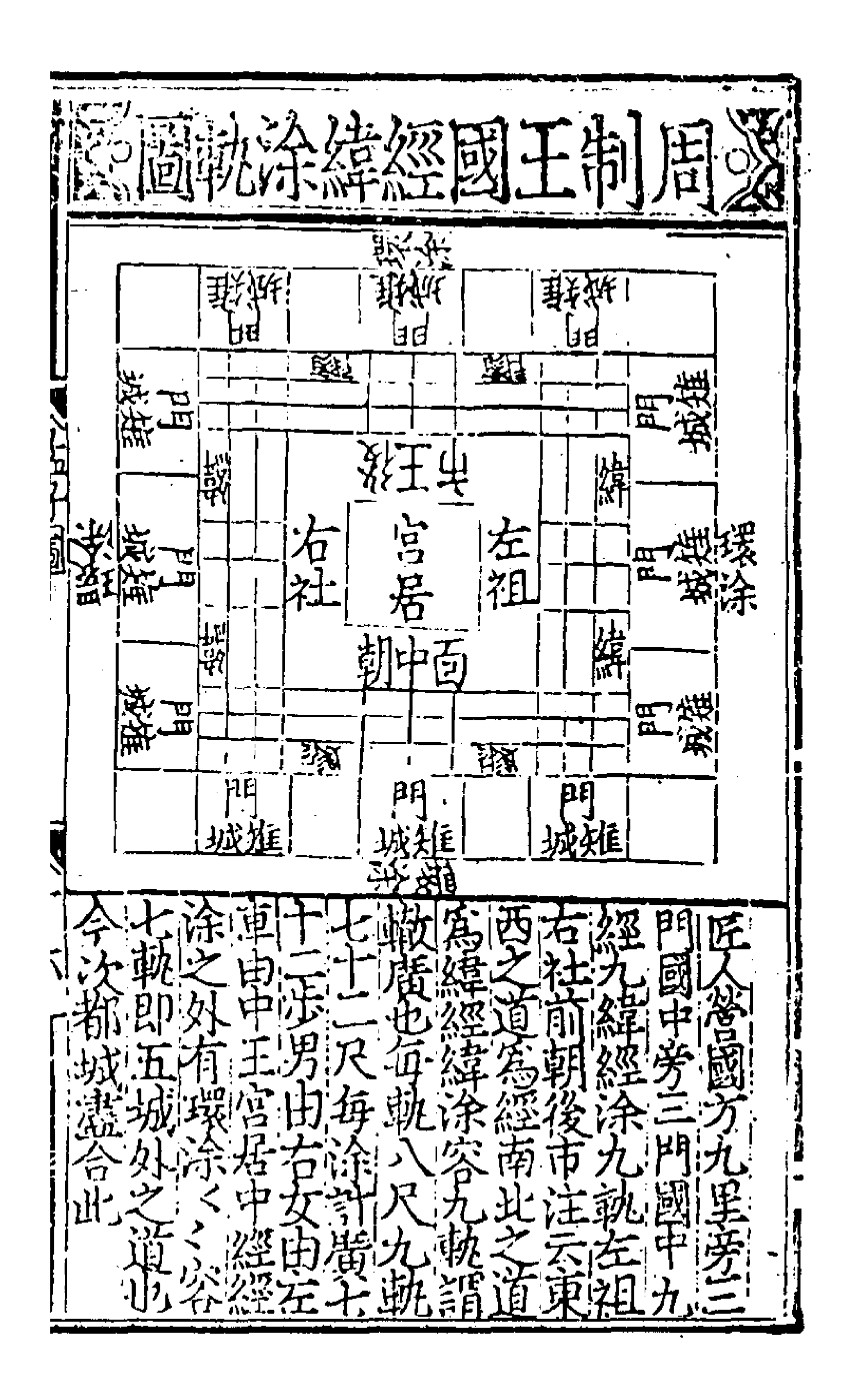
七七四十九每一國用四十九个十里以六十國通計用一千四百九十个外猶剩六千里者六十个爲附庸之國先餘七十个百里除三十个分封此伯國猶四十个百里存在又將三千个百里爲五十里之國一百二十个一个百里之國爲五十里之國凡四个五五二十五每國計二十五个十里以十个百里分得四十个五十里國凡三十个百里剩得百二十个子男之國外猶總剩得方十里者一个并前剩六十个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周制王諸侯城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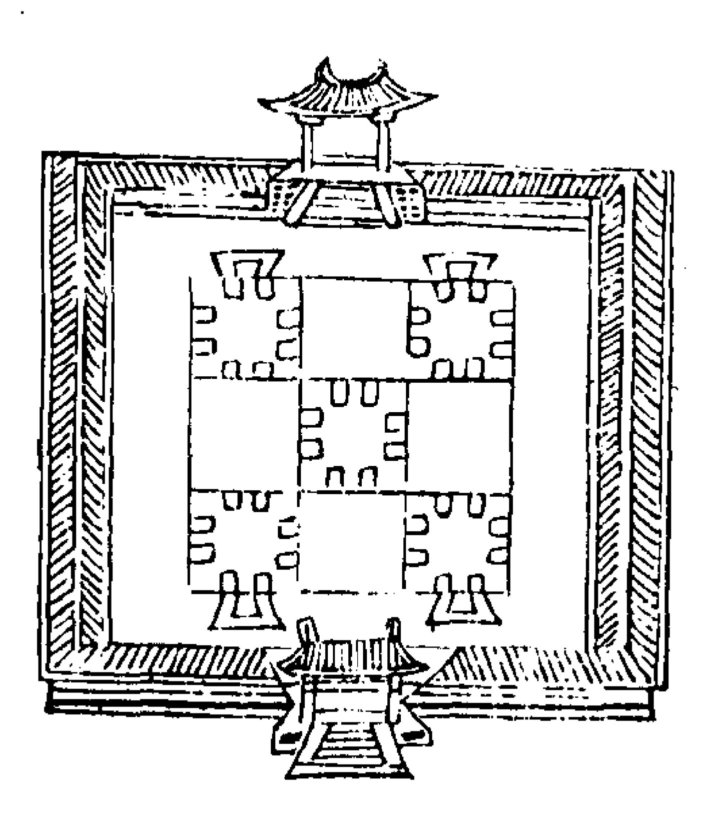
匠人營國方九里盖王之中城也不然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有上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矣春秋書城中城說者以爲内城之外又有郭今王城九里則公七里矣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如此而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是言子男之城也詳按今次都城之制大畧多從周制而北門獨去其一通十一門云

周制王國經緯涂軌圖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注云東西之道為經南北之道為緯經緯涂容九軌謂轍廣也每軌八尺九軌七十二尺每涂計廣十十二步男由右女由左車由中王宮居中經經涂之外有環涂〻〻容七軌即五城外之道也今汴都城盡合此





明堂在國之陽三里外七里內丙巳之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東西凡五室南北亦然上圓法天下方象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周公明堂定制也見礼明堂位詳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尚書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四朝者朝京師巡守之年則朝于方岳之下虞夏之制諸侯歳朝天子五載一巡守周之制侯甸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天子十二歳一巡守巡守者自上察下也述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歳一巡守諸侯六年一朝

諸侯朝天子曰述職

朝服侯○—○一年侯服朝

朝服侯○—○二年甸服朝

朝服侯○—○三年男服朝

朝服侯○—○四年采衛服朝

朝服侯○—○五年衛服朝

朝服侯○—○六年男甸[illegible]服朝

朝服侯○—○七年

朝服侯○—○八年甸采服朝

朝服侯○—○九年男服朝

朝服侯○—○十年衛甸服朝

朝服侯○—○十一年

朝服侯○—○十二年采男侯甸衛皆從王巡守

服	東	南	西	北
侯（每年一見）	侯東來	侯南來	侯西來	侯北來
甸（二年一見）	甸東來	甸南來	甸西來	甸北來
采（四年一見）	采東來	采南來	采西來	采北來
	春朝	夏宗	秋覲	冬遇
衛（五年一見）	衛東來	衛南來	衛西來	衛北來
蠻（六年一見）	蠻東來	蠻南來	蠻西來	蠻北來
男（三年一見）	男東來	男南來	男西來	男北來

三代制民之産

夏后貢
殷人助
周人徹
皆什一也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詳見後圖

三代明倫之教

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庠
學共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鄉學皆於農隙而學擇鄉大夫有德行而致仕者教之養老序射皆校學教人之事特三代欲異其名故或不同耳國學則同謂之學言學則庠校序皆舉之矣鄉國雖有異同其所以明人倫之教則一也

○論各代學校異同

四代之學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曰序夏后氏之序也曰瞽宗殷學也曰泮宮周學也○周五學大學曰辟雍承師問道東學曰東序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養老乞言西學曰瞽宗秋學禮記先賢於此南學曰成均大合樂於此北學曰上庠冬讀書於此○唐六學國子監大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宋五學國子學太學武學律學算學○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名四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亦如之

耕者九一之法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八家耕 公田百畝 以入稅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家田百畝

朱子曰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九一井九夫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旁加一里為成則方十里折為六十四井出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為一同都計万井九万夫內取六十四个六十四井計四千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又下六十四个三十六井計二千三百四井二万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又三十六个方十里計三千六百井三万二千四百夫治澮故井田之法備於一同

仕者世祿之地

周制井田之圖

都地
縣地
稍地
甸地
遂　遂　遂　遂　遂　遂
公邑
三公王之子弟采地
卿大夫王之親采地
大夫家邑及王之疏親采地

遠郊內居地四同甸地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分甸地爲六遂餘爲公邑蓋以賜者爲采地以不賜者爲公邑○朱子曰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厚之至也

六尺為步

十步　二十步　三十步　四十步　五十步　六十步　七十步　八十步　九十步　一百步

步百為畝

十畝　二十畝　三十畝　四十畝　五十畝　六十畝　七十畝　八十畝　九十畝　一百畝

百畝

畝百為夫

夫　夫　夫

通三百畝

井

九百畝

百夫三屋

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

井十為通

九千畝

井井井井井
井井井井井

通十為成

九万畝

成十為終

九十万畝

成成成成成
成成成成成

終十為同

九百万畝

商井田制 七十而助

私田七十畝 助耕七畝	私七十畝 私田 助耕七畝	私田七十畝 助耕七畝
私七十畝 私田 助耕七畝	各耕七畝餘 公田七十畝 十四畝為廬舍	私七十畝 私田 助耕七畝
私七十畝 私田 助耕七畝	私七十畝 私田 助耕七畝	私七十畝 私田 助耕七畝

周井田制 百畝而徹

耕私田百畝 私田 養公田十畝	耕私田百畝 私田 養公田十畝	耕私田百畝 私田 養公田十畝
耕私田百畝 私田 養公田十畝	同養各十畝餘 公田百畝 二十畝為廬舍	耕私田百畝 私田 養公田十畝
耕私田百畝 私田 養公田十畝	耕私田百畝 私田 養公田十畝	耕私田百畝 私田 養公田十畝

野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遂收其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食也

野 九一而助

國中都民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以充国之用蓋用貢法即周之徹也

國中 什一自賦

此分田制之祿常法所以治野使人養君子也

如卿授田六十邑當田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二千畝也古者

卿以下 圭田五十畝

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圭田恐亦如此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此卿祿常制之外又有此以厚君子也

一夫父母妻子以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

餘夫 二十五畝

年十六受田二十五畝俟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此以厚野人也

周制井

邑方二里二二爲四非積三十六夫采地制井田之

四井爲邑
三千六百

井九夫　井九夫
井九夫　井九夫

稅異於鄉遂謂之邑則民以里君四井同邑故也

丘方四里四四十六井一百四十四

四邑爲丘
一万四千四百畝

邑　邑
丘
邑　邑

夫謂之丘則民以族葬四邑同丘故也

甸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計三千六井積三

四丘爲甸
九百畝

旁加一里　丘　丘　甸　丘　丘　旁加一里

百二千四夫治洫共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邑之圖

縣方二十里積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內二千三百四夫出稅二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洫

四甸為縣

三十六万畝

甸	甸
縣	
甸	甸

蓋大夫家邑也○此出稅者即如甸之數此治洫者比甸則四个三百二千四夫之數

都方四十里四四一千六百井積一万四千四夫內九千三百十六夫出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治洫蓋

四縣為都

百四十四万畝

縣	縣
都	
縣	縣

王子弟卿大夫采邑也○此出稅者即四縣之數此治洫者比縣則四个一千二百九十六夫之數

四都方八十里八八六十四百又旁又旁加十里三千六百井為同共方井積九万夫內四千九十六井二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

四都為同

九百万畝

旁加十里	都	都	旁加十里
	同		
	都	都	

稅一千三百四井二万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万三千四百夫治洫○此出稅者比四都之數此治洫者比都則四个三千一百八十四夫

○遂溝洫澮之圖

壹成之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畎遂 畎遂 畎遂 畎遂

井之間

壹同之田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半尺曰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九澮共入大川

洫 洫 洫 洫

每一同當百井

成之間

六鄉之圖

比出軍五人閭出二十五人族出百人黨出五百人州出二千五百人鄉出万二千五百人六鄉之地共四同計四万井三十六万夫也

鄉師上大夫一人
州長中大夫一人
黨正下大夫一人
族師上士一人
閭胥中士二人

鄉州黨族閭比
計計計計計
五五五五五
州黨族閭比

比有黨使使使使使相
五家比使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

使相賓興賢能

五家為比
二十五家為閭
百家為族
五百家為黨
二千五百家為州
一万二千五百家為鄉

六遂之圖

六遂之地十二同十二万井百卌八万夫除七万五千家受田

遂大夫中大夫一人
縣正下大夫一人
鄙師上士一人
酇長中士一人
里宰下士一人

計計計計計
五五五五五
縣鄙酇里鄰

五家為鄰
二十五家為里
百家為酇
五百家為鄙
二千五百家為縣
一万二千五百家為遂

王畿鄉遂

六鄉四同六遂加八爲十二同家削加八爲二十同

邦都三十六同王親子弟所食各百里
餘爲公邑大夫監之賦曰邦都之賦

邦縣二十八同四百里王次親子
弟所食各五十里餘爲公邑

家削二十同三百里王疏子弟所食各二
十五里餘爲公邑削家田也亦作稍所教切

六遂十二同二百里
遂內曰邦甸之賦

一同

一同

六鄉四同二百里四方井

邦

邦

家

六

六

王城九經

采地之圖

都縣削遂鄉

九畿之內

三千六万夫為賈田宅田賞田牛牧田

一同

一同

万外爲公邑以中大夫治之如州長謂邦甸之賦

六遂十二万井百卌八万夫除七万五千家受土五

地各食二千五百夫以大夫治之謂家削之賦

家削三十六万井百八十万夫餘封三鄉大夫親子弟

各五十里外餘爲公邑使下大夫治之謂之邦縣之賦

邦縣二十八万井二百五十二万夫餘封三卿次親子弟

邑使下大夫治之正所謂邦都之賦諸賦各以任地與餘財非取於民者

邦都三十六万井三百二十四万夫除三公及王親子弟各百里外餘爲公

邦縣加八爲二十八同邦都加八爲三十六同井亦如之

藉田耕助之圖

千畝

百畝

孟子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即藉田也藉者供也供民力而耕之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春之月天子帥三公諸侯九卿親耕于藉田以祈社稷天子三推諸侯九推祈社稷者礼王爲民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在藉田中藉田所祈也

○周制任地之法

大都之田任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地各受百里

小都之田任卿之采地各受五十里

家邑之田任大夫之采地各受二十五里

公邑之田任餘地王使大夫治之

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宅田士田賈田

廛里任國中之地場圃任國地

五十里近郊之地

百里遠郊之地

二百里甸地

三百里稍地

四百里縣地

五百里都地

○周制征稅之法

征二十而五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二十而三

征十一

征二十而一

國宅無征

園廛在國

近郊五十里

遠郊一百里

甸二百里

稍三百里

縣四百里

都五百里

漆林

按周禮冬官下鄭注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魯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
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礼也穀
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人者出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司戰及
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
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
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収斂焉畿內用貢
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
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
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
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王制言殷也周禮之
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

周室班爵之制

五等通於天下	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一位	君一位
公一位	卿一位
侯一位	大夫一位
伯一位	上士一位
子男同一位	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

周室班祿之制

王畿之外及諸侯之祿各有差	內畿之內卿大夫士之祿以諸侯為差
天子	
公侯	卿視侯
伯	大夫視伯
子男	元士視子男
附庸	中士視附庸

按王制班祿與孟子所言不同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

附廣義出於漢儒之傅會而孟子只言嘗聞其略答朱子以為不可考則闕之可也王制又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言內諸侯即天子畿內之卿大夫上所受之祿如諸侯之地而不世其傳者也外諸侯即在外五等諸侯所受之地各得及嗣以傳其世者也大抵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以天子之卿大夫所受觀之則是王畿之內亦制都鄙而用助法可知

祿田三

	君田	卿田	大夫田	上士田	中士田	下士田
大國公侯地方百里	十卿祿	四大夫	倍上士	倍中士	倍下士	如農田制 庶人在官同
	三万二千畝 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三千二百畝 食二百八十八人	八百畝 食七十二人	四百畝 食三十六人	二百畝 食十八人	一百畝 食九人
次國	十卿祿	三大夫	倍上士	倍中士	倍下士	庶人在官同

[illegible]等之別

代地十万四千畝二千四百畝八百畝四百畝二百畝一百畝

方七	十里	小國	子男	地五	十里
食二千一	百六十人	十卿祿	一万六千畝	食一千四	百四十人
食二百	十六人	二大夫	一千六百畝	食百四	十四人
		倍上士	八百畝		
		倍中士	四百畝		
		倍下士	二百畝		
		庶人在官	一百畝		

按周制農田百畝以上農夫視之可食九人下士及庶人在官未命爲上者（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以農田百畝之入祿之以代其耕其中士倍於下士則受二百畝之入可食十八人上士倍於中士則受四百畝之入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倍於上士則受八百畝之入可食七十二人凡三等之國大夫士所受皆同大國卿祿四於大夫則受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君祿又十倍之次國卿祿三於大夫則受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祿亦十倍之小國卿祿二於大夫則受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君祿皆十

位之卿以上其祿有殺者卿與君祿浸厚不殺之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以下其祿不殺者大夫士之祿浸薄苟殺之則臣之所養恐不能給故也

○農田五等之別

一夫均受百畝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上農夫	上次	中	中次	下
食九人	食八人	食七人	食六人	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國君都邑市廛征賦之所

民居

國

民居

民居

左宗廟

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

民居	北 市 四面有
西 民居	宮室
民居	外朝 右社稷 南

不必壓也朱語錄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孟子卷之一　朱子集註

後學　新安　倪　士毅　輯釋
新安　林隱　程　復心　章圖
後學　莆田　王　元善　通攷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通攷〕熊禾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孟子之學二章言与民同樂三四五六章皆言仁政七章兼言王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於耕反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都浚儀縣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為惠王三十五年。〔通攷〕趙悳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後從其國名為魏氏至罃立為王謚法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許謙曰顯王二十五年當魏惠王三十年

五年孟子至梁時魏尚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著書之時追書爾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時士篤自重而孟子猶守此禮故所居之國而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得越竟必以禮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通攷】吳程曰叟非總句當連下文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語錄仁言心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躰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此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於利斧事來剪將去可底說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或問人所以爲性者五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

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畢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皆亦無不任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文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体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躰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辨而仁用也以有心制事言之則仁射而義用也錯綜父羅惟其所當而各有修理焉○習山謂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循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有說仁之李疏此朱子於論計先言愛而子註先言心貞得孔孟之愛旨○諸葛氏曰語之為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言故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躰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通曰心之德是躰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躰事之宜之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躰用而言論語只程曰有子是仁是因用所謂為仁是以仁之用言○明於就偏言為說仁孟子仁義是先体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只○許兼曰米于訓詁皆兼体用說心之德心之制足体愛之理事之宜是用然心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作多之理以偏言之仁其中又含体用愛為用其理則体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体而仁用蓋天地間物靜体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体用如此

此二句

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與倣同）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通考〕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壘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戎車士首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士百一十二家出七卒共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此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兵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

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卒也卒四封之內也除山川
沈斥城池邑居園閒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爲鹵也沈
謂洲深水之下也斥蛾囿之地采大道也定侍賦六千四百
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
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
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
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
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
馬車徒干
戈素具○

【別攷】

吳程曰按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爲方百
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因當地万三百一十四
里有奇爲方百里者十百乘之家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
故漢刑法志云方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
十爲從總十爲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爲封
田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爲畿田百萬井出車萬乘與集注
不同要之孟子時嗾當將假設言之非謂古法然也○許謙
日萬乘之因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
卿祿大緊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
地說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下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因當二
百十六里有畸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也未
以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登道傳曰尚書孔疏
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
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
距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
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手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左人甚
設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卒以執
輅運兩車捻百人○項安世曰按舊說一乘步卒七十二人

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除伍長外大率皆二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不便撥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下殺師單之長自然無所離節不至如前之參差離亂矣故下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以制也定此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亦已多矣。君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盡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弒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先師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爲尤切兼言仁義設辭用之至也單言義取効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通曰人性有五

仁義爲先人倫有五君親爲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一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与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中之利有有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則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靡幼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已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己長人短人少己多[illegible]故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蔡氏曰孝者幽[illegible]而

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說○通曰子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

○太史公曰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上聲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

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亦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或問太史公之業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反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悉則反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者之三爭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

專務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躬順有常而自無不利○胡氏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然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爲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爲造端託始者所以遏夫爭者心術之初○發明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首以曰利遏人欲此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間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義利理欲之分

以利言生於物我之相形

王欲利吾國
大夫欲利吾家
士庶欲利吾身

征奪不已

此見循人欲而害已隨之

以仁義言根於人心之固有

未有仁而遺親
未有義後君

其下自化

此見循天理而自無不利

右第一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得大指於前而分開段應於後此孟子章例此肯章及此章皆協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掇○孟子說推是賢者○樂此氏曰王之意習賢者未必樂此自有掬者云皆同樂乎者樂則此此之德內い南軒張氏曰孟子亦有以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此只可言人之道不當於此而所謂樂人欲有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聖人完矣反曰子爾所謂樂此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此真樂 按 許謙曰此章與全與民同樂其樂在偕樂獨樂上文王奉己虐亡乃其效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牣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朱子詩傳臣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

勞佚小識之甚若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

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

臺下有囿囿所以域養禽獸囿中有沼也麀牝婢忍反鹿也伏安其

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

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

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

樂也【通攷】許謙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天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所以游觀七十里之囿所也以似四騎之田謂武事於其中且與民同之若其容不可見也豈此大在郊之內者逃靈臺之物必近城十兆不可容其豐之文王之休留本物岐在位四六年迁郢宗作靈臺其樹九十有六明年卯豐滿之閱又二十年岐周之民各得其所成遂其生可見文王之德仁被萬物潤澤及物鳥獸魚鼈各在其所云云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之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饒氏曰所引桀語出尚書大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張氏曰民一比然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矣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物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慶不敢自樂之心則是以遏人欲矣常懷隨民階家之心則足以滅天理矣○先師曰南稱濟人故樞天理六字可敵尽孟子七爲謹提此以不學者矣同一臺此既循爲與魚鱉耳賢者猶天理之公役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猶人欲之私不得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疾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賢肯詳見後章○饒氏曰孟子之書可句是與實說仁義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爲仁義事矣說賢者衆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使說文于靈臺靈沼湯誓時日曷喪爲同樂獨樂專賢

以結首句

庶民攻之

庶民子來

民樂其樂

同樂獨樂之異

以不經皆言

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

白鳥鶴鶴

於牣魚躍

時日害喪

及女偕亡

物樂其樂

不能獨樂

此引詩以明賢者樂此之意

此引詩以明不賢者不樂之意

右第二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内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内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移民移粟移其粟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声塡音田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輔氏曰周礼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illegible]許謙曰其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礼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大抵鐲鉦鐃退鐸樂進退也後世戰陣蓋專以金声退鐸大鈴也鐲鉦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鐃如鈴執而鳴之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養生

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烏瓜反）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域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服牝服車之材也季猶穉也服徵耜宜用擇材尚求物也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為治（去聲）法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祖本反）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魚鱉材）

木之類。搏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其居斧斤一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私焉隣下餘。集註云：是王道之始，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通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池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声。畜，許六反。數，去声。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声；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声。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數八口。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一

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五十始衰非帛不煖矣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

【通證】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虫胎夭飛鳥夭烏老反胎懷孕者夭天始生者

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人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蚕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

百畝之田界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

新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通攷】金履祥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為一井八而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為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邑居所受亦如之居所謂畝即今田隣其賦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

大步計之則古百步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十步○許謙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竊疑此不同或數或周之制異或孟子一時之言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庠序學名也申重直用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

通攷

許謙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又於孝弟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熊禾曰閭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不言五十舉重以見形甸反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廉反首也史記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有曰或亂黔首黔首黑頭也少去聲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極財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左右並去聲如左右手之右本音有是王道之成也極財成輔相繼言因桑蠶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官教

斷民欲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賑音震通作振貸他代反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操刃反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即上文所言王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

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獨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深致思哉。○通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今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

以行小惠言
- 移民河東
- 移粟河內
- 河東亦然
- 不違農時
- 不入洿池
- 斧斤以時

非王道之要

此王道之始

以[illegible]道言

五十衣帛	七十食肉	數口無飢	頒白不負戴

此王道之成

右第三章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政謂虐政梃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凶之意而敷演之【通攷】吳程曰芳谷徐氏於梃刃絕句却以與字屬下文讀亦通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力驗反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言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声 惡在之惡平声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 為去声

俑從下去声同 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 趙氏曰木人[illegible]而能踊跳故名曰俑 故孔子惡下去声同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 作俑者設人以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

通論

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通論

詳說曰孔子據已見之禍而咎惡其始謂為不仁者皐始繼以

亦流必大不可以不謹孟子因陋以成惠王不可暫況其民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

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

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

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為去聲之

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豐山謝氏

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與獸比天地間

惟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食人不行

王政一至於此乎○發明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

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徇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而不

自齊魏之數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激

勵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

何也○此已右二章戒梁王罷民自養率獸食人逼人〔通攷〕曰然禾

欲此後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心擴天理也曰前

章言井田孝弟之大經

此言庖肉廄馬尤救時之急務

為民父母行政

殺人以梃與刃

殺人以刃與政

無以異　此謂均為殺人

作俑無後　此猶不可

庖有肉而馬肥

民有飢而餓莩

不撫恤　此謂以政殺人

使民飢死　如何而可

右第四章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 喪去聲 比必二反 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 惠王斯之孫也 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通證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十七年秦取魏少 去聲 梁

通證 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里少梁皆魏地邑名

後魏又數 音朔 獻地於秦

通證 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

敗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隨遇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史記魏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此言邑數楚懷王八年得邑八與魏說七邑不合未知孰是

比猶為去聲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撻他旦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省刑則不戕民生薄賦則民得遂生所以為仁政之大目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下同於效死也愚按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侵割而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甚當

將之人焦然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足見敵陵後來公孫子無忌率五國師直擣函谷斯可見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声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阱通作穽疾郢才性二反穿地陷獸也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二字別之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孔氏名文仲字經父臨江人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輔氏曰詳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

何為則是忿閒者之所為耳忿懥者之所為耻出心勇於發
洪愈獎愈戚不至於大敗積蓄而不已若所謂不於敢民面
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分其日非大吏則可
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最矣○能民日當時七雖皆天困也
函子獨倦倦於齊梁者欲衛志行乎中困也若秦楚則盜爽
伐欲之齊亡禽之書濟齧外之盡其得志以外天下生民之
窃宮問之宴天下天勢不入于甚必入于秦聖賀已逆知其
所勸矣當時蓋于正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挺而
從泰楚自一等信強而言貫不大可剛而不切於事情然後
係泰亡不過起揭竿漸本之四夫堅甲利兵深可時乎盈
子之言不我認也○發明日逞忿報怨私欲也行仁救民公
理出行亡則自無徼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
而淮報私怨怨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聰
亡常以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職天理也

晉國莫強焉

東敗於齊
西喪於秦
南辱於楚

願一洒之

此惠王欲報怨之志

百里可王

省刑罰
薄稅斂

此仁政之大目

孝悌 此省刑
忠信 罰所致

深耕 此薄稅
易耨 歛所致

可使制梃
以撻秦楚

此可見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

以仁者無敵言

被奪民時
不得耕耨
凍餓離散

往而征之

此孟子欲救民之論

右第五章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按通鑑愼靚王二年魏惠王卒。孟子去梁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德存於中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驗可見於外者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甘也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此言萬出人牧之龜齡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復扶又反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言與春秋內並以傳同月〔附錄〕異指曰胡文定謂夫子收以十一月為春正月。既又得時止之正意以為春秋改月以數月出於聖人時前王之胡氏春秋之梁改時春正月論見於愈說肖非十二月而汀氏辨正朔不一言㣲氏胡氏因載紀之事江氏見春秋不究雜經疑唯左氏為月他書月數夏時設改入所載特以人之言為論若不究於經尔然左氏公羊大史經用諸此故襄而顏無改月者此言若可滅精伯春荒然左氏為沿穀亦問改月之紀交之顏無改月者此又可見當時實未嘗改月也孟子題辭孔子由春秋之法立言是以如此）油然雲盛貌

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去聲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反）分（晉武合之劉石亂而分任江東或），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不嗜殺天理之惻隱嗜殺人欲之殘忍也）

也此亦謂人欲存天理也

孟子於梁襄王

[illegible]

[illegible]

望之不似人君

就之不見所畏

卒問天下惡乎定

不嗜殺人能一之

不嗜殺人能歸之

[illegible]

右第六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illegible]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illegible]晉文公[illegible]皆霸諸侯者[illegible]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illegible]

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illegible]

王謂王天下之道[illegible]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illegible]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觳音核釁許刃反舍上声觳音斛觫音速與平声

胡齕下没反集註音核校字有二音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乞逆反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通攷】吳程曰吾不至死地作一句只觳觫字讀下段則不忍其句何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要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

以保民發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illegible]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通曰孟子一書言心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人心何心也[illegible]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也有不忍

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爲知擴充爲行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非婦人之仁匹夫之勇欲婦人不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蓋猶又是要忍得了

○通曰愚按饒氏發明所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知齊宣王見牛之觳觫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況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声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難去聲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處上聲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語錄問仁術曰齊王見牛將觳觫

之心已發於中又釁鐘住不得只得以不見者易之言是用
術處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不忍之心則此心乃得流
行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人把做權詐看道是不好却
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有巧底道理始得若當此事無廢
皆皆便仰遏了不忍之心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或問若子之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所用以禮才身宣不忍
既之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
忍施於見閭之所及正合愛物成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
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通曰［通攷］許謙曰既
一本心也已發在於賤充未發在於頭發、見牛而不
忍此心故行則便不可殺此生而嘗推又不可發或殺生或
發禮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扎其形未聞其声之羊以代
之此正用術之閭根此孔是權行
仁者當故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
復扶又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
之也張氏曰及孟子指其端緒以告之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施然而形○發明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

何況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通曰：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啟之以擴充。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声。為不之為去声。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去声下同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

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理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若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擴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激之而仁民之理不若也然則夫愛物之端可以知人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先師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數緋最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附說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特齊加諸之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

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去聲下同）也詩大雅思齊（莊皆反）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反）推本

而再問之未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張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illegible]

使之因愛物以術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若以說[illegible]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饒氏曰因愛牛之心

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

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向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簡

是易知這簡是易行○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宜王之不善推也○

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通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

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緣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

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

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九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

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下同錘直垂反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

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度音同）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指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二句）而於此請王度之也（語錄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爲甚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吾王見牛觳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又却忍爲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通曰上一節）

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所大欲者有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滅天理之人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與平聲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之令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莅音利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所大欲在此。所以切發王問，便欲聞桓文霸圖事。)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皆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分，扶問反。)(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

〇 (吳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二千里九州，方千里者盡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以一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亡之禍。)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見，形甸反。)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朱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已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為氏欲朝秦楚莅中國自世俗言之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有不本乎公理特出於伎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蹈私欲因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何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惽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

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婢亦反辟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
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
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通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易去声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治平声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声為已理之義者去声後皆倣此
贍時念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則盍反其本矣與前蓋亦反其本矣當斷。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形甸反）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說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註）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去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

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通曰此章甚詳集註說之甚約蓋欲熙斷功利心之所向若王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于設從出於此出安有不能黜斷功而能行王道若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州已之貨所不道也。張氏曰孟子加賜遏齊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密不道化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豈文之剖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言交女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出說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末至甚害而攻之反其切何數盡前數若一論為一事耳故細繹其性之端以充之便之能然知反約之要剛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功以哉人人哉總之則大体一差蹈有喜言善不可何由之。戰闕改熙末日民諸侯其失正在守此故關之道不識出上章說行王道以先保民欲保民必行仁政仁政必自井田[illegible][illegible]始所其本則發於一念不忍人之心而已伯道焉於富強不忍之發而私欲已錮之此孟子所以不合也

老老及人之老
幼幼及人之幼

此謂擧斯心

小不可以敵大
寡不可以敵衆
弱不可以敵強

此不反其本而所欲反不可得

明君制民之産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此可見有恒産而有恒心

仁術

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

此惻隱之仁心

發政施仁

此王天下之本

制民之産

此發政施仁之本

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無飢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制民之産之法乃王道之要而仁術之所推也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

此謂不推之心

仕者立朝耕者耕野商賈藏於市行旅出於塗

此能反其本而所欲不求而至

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此可見無恒産則無恒心

右第七章